

永远的怀念

——废名后人的缅怀与精神传承

□文璐

今年3月,湖北省黄梅县首届“废名文学奖”全国征文正式开启,作为废名先生外孙女,笔者深感高兴和欣慰。

我的外公冯文炳(废名),既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、京派文学鼻祖,也是位深受黄梅禅宗文化熏陶,德高望重,深受后世子孙爱戴的慈祥长者。他一生历六十七载沧桑岁月,著书、教学、育人,成就斐然,著述达250万字,桃李满天下。

而从家庭生活角度看,外公外婆始终夫妻恩爱,护佑子女,恩泽晚辈,家门和睦。外公率先垂范,树立了以“读书、做人”为核心的家风理念,践行了勤俭朴实、诚挚待人、同情贫弱、慈悲友善、克己向上的行为准则,长期以来受到亲朋故旧、乡亲邻里的尊敬与好评,一直是大家信赖的“冯二先生”。

废名言传身教自倡立起来的良好家风与可贵品质,也深深感染、影响着其家族的每位成员及子孙后代,使他们敬为楷模,尊为座右,接续传承,终身受益。

我的外婆,废名夫人岳瑞仁,温暖慈爱,一辈子相夫教子,勤俭持家。他们夫妇育有两子子女,长女冯止慈,即我的母亲;儿子冯思纯,我的舅舅。在废名《桥》《莫须有先生传》等名篇里,读者们通过诸多景物及“慈”和“纯”的人物形象,可以感受到大量体现废名对家庭和子女关爱之情的文字。比如,《桥》里面的史家庄,就是以我外婆居住的岳家湾为背景,坝、枫树都实有其物。“小林”所在的城里,也是以黄梅县为蓝本,是我舅舅冯思纯小时常常玩耍的地方。

1929年废名北京大学毕业,留校任教。同年我的母亲冯止慈出生。废名《莫须有先生传》第二章里有一段是这样说的:“曾经有一位朋友质问道‘你为什么将女孩子命名止慈呢?’‘为人父,止于慈’,我喜欢这一句话,我却对于小孩子太严了,尤其是对于我的女孩,故我起这个名字,当作我自己做父亲的标准。我是一个竟陵派,这个名字却是公安派,我自己认为很得意,然否?”

废名以为“得意”的这个名字,应该是从朱熹《大学·第四章》“为人父,止于慈”而来,提醒自己做父亲不能过于严厉。对此,我舅舅冯思纯说,他的感觉是,其实父亲虽然对他们姐弟要求很严格,但在内心里还是非常疼爱的,真正可以说是“慈”。

“我今天上学,我的名字叫冯思纯,早上起来,打开家门,看看山还在不在那里……”这首诗是外公废名为他的儿子,即我舅舅冯思纯四五岁时编写的启蒙教材的第一课。

近年来,我还从所读到的各种文章、书籍中,收集到不少外公疼爱子女、巧施幼教的有趣“段子”。比如,在《废名先生》一书中,有篇《毛燕的故事》(毛燕为我舅舅冯思纯儿时乳名),署名作者是废名的学生郑文善。文中的描述就非常传神,说是在毛燕5岁时,某晚,废名为了考察孩子的智力,有意识地说:“去把书桌上的灯吹熄,点燃一支驱蚊香给我。”当时小毛燕从床上下来,拿起一支驱蚊香,小心翼翼地对准油灯的火焰燃烧着,之后,才鼓起双颊将灯火吹熄。外公在测试我舅舅的思维和应变能力。小娃经住了考验,废名高兴地笑了。

外公对两名子女的严格要求当然是其教育的“主基调”。据我舅舅《回忆父亲废名先生》记载,他小时特别贪玩,对读书一直不专心。而父亲对这唯一儿子的期望又很高,因此管教特别严,只是恨铁不成钢。见到儿子未完成作业,毛笔字写得歪歪斜斜,或作文写得不好,就很生气,冷不防一巴掌就打在脸上,眼睛直冒金花。可也老实几天,贪玩的本性一直难改……

在温馨而又严格的家境熏陶下,我的母亲和舅舅都很上进、努力,在各自领域勤奋耕耘一生。母亲冯止慈1950年起在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学习,大学未毕业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时废名对女儿的进步十分欣喜,特别是入党,他认为是件大事,还表示要向女儿学习。

母亲冯止慈后来被组织分配到天津市教育系统工作,任中学校长20余年,于天津教育学院教师岗位退休。1999年2月,她在临终之际叮嘱我,“未来”一定要将她送回黄梅,陪护在父母身边。此前,舅舅冯思纯已于1994年清明节遵愿将父母归葬黄梅苦竹乡后山铺冯家大墩。

冯思纯一辈子从事电子行业,曾多年担任山东浪潮集团副总裁,是山东省电子工业元老,为电子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2022年病逝,享年87岁。同样,他也将自己

的“归宿”定格于家乡黄梅。

作为孙辈,我的童年主要在外公外婆身边度过,但记忆里更多的是沐浴着呵护与关爱。一是当时年龄尚小,只能是牙牙学语,吃喝拉撒;再就大概因为隔代嘛,总会多几分宠溺与疼惜……

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,正值外公废名调至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,还是幼儿的我被送到长春的外公外婆身边。对外公最早的印象,是位温暖慈祥的姥爷,他话不多,可总让小孩子喜欢和他亲近。经常是在下午或傍晚,外公看书写作累了,便把我叫到身边,将铅笔塞进我的手里,再握住小手一笔一画在纸上“画”出几个简单的字,有时是“人民”,有时是我的小名,也时常讲故事、教背《红旗歌谣》……

星期天,有时外公会带着我们去公园或看戏。记得一次看戏,进到剧院已经开演了,找到座位后,黑暗中,外公先将我抱起交给这一排外面已坐好的几位观众,请他们把我“传递”到里面的座位上,他和外婆再跟着进去坐好。剧情内容肯定是看不懂,只记得跟着方步的男主角的大胡子。后来回忆,似乎是有有关诸葛亮主题的戏剧。因为当时毕竟年纪幼小,如今留存心底的多是些模糊、碎片化的记忆:长春的大剧院、公园、有轨电车……另外,因正值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,记得当时我们吃得较多的是外婆蒸得黄黄的、略带甜味的玉米面“糍粑”,但偶尔,在去公园游玩时,外公也让我吃到用牙签挑起的罐头肉。更多闲暇时光,是我一个人拎着铲子和小水桶到屋子后面浇种野花,那份认真执着,简直玩得如醉如痴。

记得那时外公废名读书写作累了,经常

关起门来打坐。既是一种休息,也是放空身心的修行。可儿时的我哪里懂得这些,便时常纳闷儿,姥爷总是关着门在做什么?怎么每次都要那么久不出来呢?好奇心驱使我总是想趁人不备悄悄打开门“偷窥”,这种试探,极少数时“得逞”,从门缝里看到外公坐在里面盘腿闭目,神态十分安详,时而又呼气吐气;大多数时候,会被外婆阻拦:“天长呀,快过来,来,到奶妈这儿,莫打搅爷……”

学龄前的几年,外公外婆给了我“人之初”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养育与关爱。这是我一辈子无论何时回味,都会在心底里涌现出来的最深刻的留恋。

为纪念在长春和外公外婆生活的这段时光,后来安家于天津的父母还为我起了乳名“天长”,即天津、长春之意。

2011年8月,我曾专程赴长春,只为着心中一直的牵挂与思念——循着记忆,在老吉林大学中文系对面,今天的一片葱茏中寻找儿时与外公外婆一同居住过的那片房子(后得知是长春市太平路1号,物理学家朱光亚先生调北京前曾在这里生活)。

数十年来,我一直珍藏着外公留给我的两件礼物,一是抱着我的合影,落款是“长春时光照相”;二是外公去世前专门托我舅舅带给我的一支蓝杆派克钢笔(那时我被接回天津上小学)。纵使今天电脑早已替代了纸和笔,可我仍然觉得,这是支笔,鼓舞、陪伴着我一路走来——刻苦求学,勤奋工作,做编辑、著书为文,在新闻岗位奋斗30余载。我为自己未辜负他老人家的期待而甚感欣慰自豪。

(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、《中国记者》原总编辑,废名先生外孙女)



圣境武当 中国书画 刘书平作

寻访小别山

□葛昌永

天下人知湖北有大别山,极少人知大别山外还有个别山。我,便有一段寻找小别山的经历。

就在春夏之交的这么一个周末,晴空万里,我决定来一趟“说走就走”的寻找之旅。出发前做“功课”,导航上找不到小别山,知小别山形如甌,又名甌山,发现汉川市东果有甌山村,处汉江九字形转弯当口上,从地形推断,这里应当是小别山之所在。于是,我驱车西出武汉,沿汉蔡高速,出蔡甸大道,走琴川公路,又走一段县道,来到马鞍乡,再跑一截乡间路,果然来到甌山村。平常的村子,村口的树荫下有个移动的杂货摊点,围着一些村民,我驻车与大家攀谈,年长些的村民告诉我,这里就是小别山。我放眼四望,周围竟看不到山。一问再问,才知道小别山于二十几年前突然没了。这真让我想不到哟。

一座山没了!是谁搬走了小别山?村民们告诉我:一九九八年,长江、汉江发生特大洪水,汹涌之水汇聚汉江九字形大弯一带经久不退,越涨越高,为防汛保安全,仓促间只有取小别山的土石加固江堤,小别山几个山头,十数日间竟被削平。我听后扼腕叹息。然水无情,奈何!奈何!

村民们还告诉我,洪水前小别山由几个小山头并列组成。洪水退去后,县乡干部安排原来居住于低洼处的受灾村民,将房舍盖在被削去的小别山山基上,原因是山基依然高出地面十多米。我于村前与院后辗转寻觅,但见林荫葱茏,只留下一些残山印迹。朋友,说到这里,您一定会问我,为什么要寻寻觅觅寻访小别山?是的,小别山海拔不过几十米,名字由来,史料无载。大别山之大与小别山之小,比较起来令人发笑。可是,您知道么?就在这小别山一带,历史上发生过一段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故事。所以,我才耿耿于怀,一定要找到小别山,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模样。

这件惊天大事,便是春秋末期那次规模宏大、影响深远的柏举之战。《左传》用两个篇章,记录此事。史学家范文澜称柏举之战是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。当年昏庸的楚平王听信谗言,冤杀伍子胥父兄,伍子胥历尽万劫逃至吴国,立志灭楚。时吴王雄武,厉兵强国,启用孙武,并用子胥之计,疲扰楚军,找准机会,让孙武、伍子胥率三万吴军,奔袭楚国。楚国子常携军渡汉水,列兵在汉川小别山与大别山之间,然楚国高层不和,庸师子常求胜心切,初战即败,后退至汉水,欲以山川之利,再战小别山。伍子胥知地形,楚再战又败。二十万军对区区三万吴军,竟一败涂地。子常潜逃郑国,司马戌、史皇等战死,楚国郢都失陷。伍子胥鞭平王尸,便发生于占领楚都期间。楚昭王年幼,无奈仓皇逃到随国。国将不国,老臣申包胥到秦国哭诉,哭得七日不进水米,秦王感动,赠诗《无衣》:“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,修我戈矛。与子同仇!”于是秦国出兵。秦楚联军战败吴军,楚国复国。这场吴楚之战,吴国几近灭楚。而伍子胥、孙武、司马戌、史皇、申包胥,皆于史上留名。后来楚昭王中兴,可惜英年早逝,传位惠王。楚惠王君臣同仇敌忾,不过三十年,竟灭了吴国,这是后话。

相比于白昼,拾溪的夜色仿佛更美,更具有诱惑力。

夜空是蓝色的,星斗更为明亮,山峰高耸,月亮搁在山顶的栎树上,承着月光的山坡上看得见树木葱茏,月光够不着的地方犹如黑金,厚实凝重并不坚硬,月光的刀刃可以随刻随割。

有风,不大不小的风,林涛从很远的地方逶迤而来,来到拾溪的时候,有些乏了,变得温柔,挥挥手,打个招呼,慢吞吞地离开了。窸窣窸窣的声音倒是真切,树和树一年一年站立在一起,日久生情,趁着夜色的掩护,在风的撮合下,把树枝的手臂伸过来,亲昵地摩挲,满怀深情地问候。左边的亲热让右边的生了嫉妒,起了假恨,忙把手臂伸向右边。一坡树,一座山,爱意涌动,窸窣窸窣恰如呢喃。

山脚的寮叶比树木更加亲密,没有长长的枝丫伸展,身子紧贴着身子,叶片的相互问候亲近温柔。寮叶是古老的,也是时尚的。曾经是做斗笠的材料,南方的雨天里,烟雨中穿行的人们,头上戴着斗笠,雨水从重叠的寮叶上滑过,落进一片泥土。这是寮叶粗笨的用处,其实也有精致的作用。因为寮叶淡淡的清香和它的韧性,常用来做食品包装,最常见的是包粽子,最近一些年,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寮叶,主要是用来包装寿司。幸好日本人的目光未及拾溪,不然那能在白天能有满目青翠,在夜晚听到它们深情的絮语。

有山的雄伟,还有水的妩媚,才是好的去处。拾溪,因为溪水而得名,溪名就叫拾溪。从深山流来,袅袅娜娜,苗条蜿蜒。清澈胜过少女的眸子。白天在溪边漫步,溪水汨汨,漫过卵石,白的,青的,赭红的卵石仿佛翡翠中摇动,太阳照过来,水波映在一块块的崖石上,依然看得清卵石的颜色。浅潭里,有鱼,摇头摆尾,怡然自得。拾溪不阔,宽处五六米,窄处,二三米,水亦不深。有一少妇,牵了孩童,母子都穿了沙滩鞋,打算涉水过河,这本是动人的景致,我们站在溪边,欣赏这一幅好画。未曾走到中央,妈妈牵着孩子折返,还是从桥上过来了。“不敢涉河吗?”“这么好的水,不忍心糟蹋。”这答案过于美丽,美丽得让人内心震颤。

现在是夜间,听得见小溪的水声,从科学的角度来判断,拾溪的水声无异于其他地方的水声,不知为何,听到这水声,竟格外激动,在这漱玉般的水声里,白日的画面一帧帧回放,对这溪水竟然陡生了许多的情愫。

还有阵阵蛙声,蛙声是动听的,文人多有赞美,最出名的自然是辛弃疾的那首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

《左传》在记录这场战争时涉及小别山的话,仅一句:“乃济而陈,自小别至于大别。”虽一句话,然傍上大事件,一句足矣!若不是这一句,小别山淹没在历史长河里,何以留名?黄州赤壁矶、古战场赤壁矶,武昌龟蛇二山,皆不高大,与许多大山相比,地道是“小巫见大巫”,却能名冠古今,是所谓“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,山不在高大,有重大事件发生,便可以天下名扬。

另有文献提及小别山的,除却汉川方志,便是清代文人钱希言所著的《楚小志》,其中言:“小别山,在汉川县南,俗名甌山,亦谓其形如甌也。春秋传,吴与楚战汉水,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,即此。”陈者,陈兵也。钱希言之说,归结根源自《左传》,不过笔墨多一些,将小别山所在,说得清楚明白,让我等了解史事,至为亲切。

这段吴楚往事,未免令人长叹!

今日斯山,形已不存,唯留遗迹。我寻访后写下这篇文字,怕是如若年后小别山被人忘却。一段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史事,应该留下小别山千古不朽的名字。这山亿万年来屹立汉江之滨,因遏控汉江成为兵争之地,又因洪灾从人间蒸发。山川变迁,令人再叹!

小别山这地方,曾为汉川故城。春秋时为楚国腹地,南朝梁武帝置梁安郡于甌山。北朝西魏改名魏安郡,后又改名汉川郡。北周改汉川郡为甌山郡,亦即甌山县。此处水陆交通便利,汉江于此呈U字状,好大个布袋,好小一个袋口,小别山便处在咽喉部位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。然而甌山县城濒临汉水,水患频繁,长期冲刷,城垣逐渐垮塌。又于隋炀帝后期,朱灿兵掠荆河,残掠涪陵,人口骤减,街巷焚毁,故城残败,唐时不得已迁移治所,甌山古城渐次退出历史舞台。一九五八年汉川县设甌山管理区。一九七五年撤区并社划入榔头公社。一九九七年汉川撤县建市,甌山管理区改为村级建制,归属马鞍乡。

有道是“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”。今日汉川城内,街市高楼,大道公园,繁盛当为此地古来所无。城南隅有仙女山,传为楚怀王梦神女处,故名“阳台山”。又传此山为秦始皇用神鞭抽来,又名“飞来峰”。还因山形酷似羊蹄子,别名羊蹄山。清康熙年间,山上盛出灵芝,复名“采芝山”。仍传说此山为农夫遇见仙女媾之,至今仍有仙女山。山上既有仙女庙,还有楚令尹子文墓,成为今日汉川名胜。海拔九十米,当与小别山高低相仿。沧海桑田,当年荒丘仙女山,因治所移此,荣光有加。可怜当年要塞小别山,无奈消失,湮灭人间。三万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竟然如是。

寻访间,我又有一个意外发现:小别山名甌山,安徽也有一个甌山。这里的甌山归马鞍乡管辖,安徽的甌山亦归马鞍山市管辖。如此巧合,实也少有。

往事如烟,小别山便是鲜活一例。我的这次寻访,在一次次叹之际,还吟得一首七律诗《慨叹小别山》,辞曰:

百里汉川依汉水,岸边故事向来奇。
当年谁使江山易,要塞安能刀火移?
吴楚风云多跌宕,岁华山水只推移。
我来观水观山后,扼腕踟蹰叹水堤!

分明是有稻田才有蛙声,白日里没见到附近有稻田,怎么会有连天的蛙鼓呢?忽然想起宋人曹圃的诗句:林莺啼到无声处,青草池塘独听蛙。没有稻田,只要有池塘,依然会有蛙声。拾溪没见稻田,水塘却是有的,水草丰茂,池水清澈,自是青蛙的乐园。惬意,当会吟唱呱呱,蛙声阵阵,不添烦躁,反倒更加衬出了这夏夜的宁静。

住在拾溪,忘记了烦恼,也忘记了季节。在这7月的夏夜,凉风习习,门外那几棵穿过楼板(修房时楼板围着绿网铺设)的玉兰树的叶片在风中抖动,凉意无处不在,竟然有了添衣的需求,我们似乎准备不足,没带长袖衣服,只好把防晒衣穿在身,颇有几分滑稽。

夏日的凉爽虽是顶顶好的,也有不尽如人意的躯体。我们从市区带来几罐精酿啤酒,刚刚在餐厅打算喝个痛快,凉意袭来,溪水的喧响更把空凉推到了极致。没有炙人的热风,没有淋漓的汗水,这啤酒就喝得艰涩,没有一丝畅快之感,只好草草收场。拾溪,啤酒不宜。

今天,住的人不少,张罗篝火晚会的人外出了,篝火没有燃烧起来。想一想,湛蓝的夜幕下,篝火熊熊燃烧,带着炸裂声的火苗舔着茫茫夜色,男男女女围着篝火尽情舞蹈,歌声在山谷回响……那是何等的心旷神怡。

没有篝火晚会的拾溪也是美的,安静的美,空灵的美,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去感受和咀嚼,让我们的身心跟自然融为一体,成为这个美好世界的一部分。

终是有不安分的人,在房间外吆喝捣蛋。试想,在如此凉爽的夏夜,几位好友聚在一起捣蛋切磋,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。吆喝声响了一阵,似乎没有人响应,我想大概不是因为陆雄文教授对捣蛋工作的微词吧!捣蛋之所以盛行,或许因为工作上的压力过大,又或许因为生活中的烦恼太多,需要一种简单有趣的排遣方式来释放,来缓解,捣蛋应运而生。在拾溪,不需要释放,不需要排遣。来这里是吸纳,是享受,来这里,摘掉所有的面具,褪下所有社会角色的外衣,每个人都像门口溪河里的一尾鱼,自由自在地畅游,又何必还要钻进哪怕是娱乐的樊篱呢?

拾溪彻底安静了,水声风声被关在窗外,只有凉爽关不住,跟每个人的呼吸同在,我打开傅非老师的《深山已晚》,这是一本跟拾溪高度契合的书,在今夜畅谈,更添了许多的滋味!

夜拾溪

□温新盼

在大九湖

□李昌海

神农架三题

神农架大九湖镇街头,被美食统治,大灶堂饭店,肥肠鱼猪肚鸡,石锅鱼花鱼,吊锅跑山猪,土吊锅铁板烧,多锅舌头,就有多少口味和尖叫,是透明也是秘密,翻头人家,兄弟烧烤,抽理酒家,看上去就亲切,每家餐馆必备的佐料,是海拔5000米的白云和鸟鸣。

长廊

天空飘着细雨,我们在民宿长廊里来回走动,长廊三面敞开,一面有墙,好风景不宜一览无余,这里,住客可以用餐,可以玩牌,可以下棋,还勉强连成一张乒乓球桌,勉强构成连通巴黎奥运的平台,它是民宿附属物,但谁也不能阻止它上升为中心,刷过桐油的廊柱,在七月散发浓烈清香。

底色

在神农架高铁站大厅,看见一只蜻蜓,它应该是从进站口进来的,应该没有通过安检,飞的时候闪着两对翅膀,像一架微型直升机,对接电梯的高铁,每一次起降,都使人人类气喘吁吁,收拢翅膀,则是两片轻盈的豆芽,它一身黑色纯粹,谈不上什么玄机,是远的存在,而更显见,是远的惯性和神农架的底色。